

# 清华篮球——跳动的小火苗

○胡金岷（1991级化工）

篮球虽说是圆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角度，我就说说我心里的清华篮球。

据说40多年前，我幼儿园中班的老师跟我妈说，你儿子太淘气了，让他早一年上学吧，有小学的老师管着，能老实些。后来从我小学毕业时班主任如释重负的表情，和多年后送我儿子上清华附小时见到老班主任时她心有余悸的样子看，幼儿园老师是低估了我的能力的。

但是，由于我早一年上学，再加上发育比较晚，一直到初二都是班上又矮又瘦弱的，体育一直勉强及格。尽管我妈一直在暑期不停地送我去学游泳、练田径，我也没有在小学时变得更壮实。我妈肯定没有期望我在体育上能有什么成就，现在想来，多半是希望我把过分多余的精力消耗掉而已。当我自己有了孩子后，更加证实了这个判断。

我的转折点是初二暑假，身体突然上

了一个台阶，个子高了十几厘米，就开始躁动，跟着班里几个同学打篮球。那时清华附中的初中部和高中部校园是分开的，初中部的条件很有限，没有像样的场地。于是，一个从小在清华校园摸鱼、抓蜻蜓的孩子开始在清华大学里的篮球场找组织，结识了给我篮球启蒙的老师们。

那时候，西体北面有两块场地，是用细土过筛了压实的场地，是仅次于西体室内木地板的“高级场地”，平时有校篮球队训练，我们草根趴在铁丝网外面眼馋。另外就是西体西侧，气象台下面，有几块柏油场地，大家都叫那里36所，这就是我中学时代和教授们打球的地方。初中时，我还稚嫩，刚开始接触篮球，估计教授们勉强接纳我。一转眼到了高中，身高体能到了新的阶段，平常放学在清华附中操场和小伙伴们磨炼，周末下午必须早早到36所再“给教授们一些颜色看看”。

记得那时经常打球的老师们都是只互相叫姓，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各位老师的全名。他们在各自姓的前面，根据大致年龄加上“老”或是“小”。当时年纪最大的应该是老罗（罗棣庵老师），那时应该接近70岁，跑动不多，不进内线，只是在外围投三分球。还有老钟、老杜等一众50+的老师们，基本属于场上投手、传球组织者。40几岁的都是“小”字辈的，小李、小田、小杨都是中坚力量。小字辈的能跑能突破，是我跑去较劲的主要对象。我这样的毛头小子们也有六七个常去的（我们现在都还有联系，是一辈子好兄弟），一



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  
胡金岷参加二〇二五年

## □ 值年园地

般也被称为小钟、小杨。我比较可怜，由于经常去的已经有了个40岁的小胡，我就经常被降级为小小胡，莫名其妙比哥们低了一级。

和老师们打球的记忆很多。每次开战前，场上比较年长的老师会出面来分拨，尽量达到公平，当然也经常有私心地给自己队放个强手。我高中后，个子长高了，起跳快，中投比较准，是老队员们心仪的内线支柱。尤其罗老师喜欢和我在一拨，我分析罗老师还有两个私心，一是我经常传球给他，二是我要是在另一队，我会去帽他，而且能帽到他。

比赛中，老师们传球快、投篮准。有时我们毛头小子们非要组一个年轻人队伍，经常被老师们打花。我们那时追求灌空、拉杆、后仰等漂亮动作，命中率低，浪费很多团队机会。比赛结束时，老师们经常会唠叨两句，点评一下明显的失误。我们年轻人被批评了，都不说话，但是心里是不服气的。可是现在回想，还是听进去了。当场不服，回家想想，还是偷偷在改。

还有一个特色，可能是现在再也看不到的，是老字辈的会冬天时戴着白色棉线手套打篮球，是以前工厂操作工人戴的那种手套。北京的冬天还是挺冷的，而且干燥，老师们说这样可以保护手，维持一定手感。

高中毕业前，最后一次打篮球是高考前两天。记忆中是在西体北面的场地，我在救一个即将出界的球，单脚在界内，努力伸手捞球时，被一个留学生从后面撞倒，下巴“亲吻”了场地，撕开了一条口子。去清华校医院清理时，我坚持不要缝针，觉得有针脚的疤太难看。

于是，就贴着一大块纱布进了高考考

场，让监考老师多次很怀疑地想看看纱布下是否有其他秘密。就这样，我带着篮球留下的印记，于1991年9月幸运地进了清华学习，开启了我正式与清华篮球相伴的日子。

当时清华的篮球生态分两个大派别。一是以西体为首的职业球员们（校队的），是我们心目中的球星们，高富帅类型的，能一人撑起一个系的篮球比赛。另一派别是以东操为首的民间篮球派，拥有更加广泛的参与者，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有一批总泡在东操打篮球的人，水平比大众高。这其中有纯草根热爱篮球、成天钻研的，比如我；也有校体育队其他专项的，比较典型的是田径队的，拿身体素质“欺负”平民百姓的，也偶尔有手球队的，比如卢岩。西体和东操在日常基本碰不上，只有在校篮球赛时才会同场竞技。

当时精仪、自动化系是既有多名校队球星又拥有多位民间高手的两座绝对高峰。基本是这两个系在马杯对决。材料系以材13为班底的系队也有过不错成绩，但是毕竟底子薄。平常，西体的也会在闲暇时溜到东操来“展示”球艺，有时会引起围观，也会引起我们这类草根选手一争高下的想法，对抗一下。由此，像我们现在五秩篮球队里的郭林、郝刚、陈雷、宁爽，都是当年的校队球员到东操打球时从对手到好友转变过来的。后期也有过一位从东操打进到西体的清华篮坛传奇人物，叫王勇，是特例。

我一入清华就融入了东操草根篮球的大群，下午下课飞速回到宿舍，换好衣服去东操和打得顺手的兄弟们占住心仪的场地。最好是和熟人在一拨，有利于“霸场子”。那时，高手们喜欢挑战，都希望和

打得好的对抗，就造成了东操的9块篮球场正中央的那块是高手们聚集，需要接拨的。5个球一局，人多的时候有可能有四五拨。这就意味着，如果输一局，就可能要等两三局才能再上场。等待的时候，那种对自己上一局发挥不好的懊恼，看场上人技术平平总投不进耽误我上场的急迫，期望刚才打赢我的那队继续留在场上等会儿必须给他一个大帽的跃跃欲试，都是很难熬的。

因此，我们经常去的一些人，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形成了默契，组成了固定的团队。大家各有所长，场上有配合的默契，就会很少输球，于是就形成了“霸场子”。在场上不停地跑动、进球、突破、帽人，可以一直打到球场没人，天黑得看不到球才悻悻离去。

除了一周7天在东操磨练球技，我还定期参加系里、学校组织的篮球赛。当时化工系没有招体育生，篮球水平更为一般，在马杯中基本是垫底，从未出线过。我们班当时有几位篮球爱好者，一位是四川同学赁泓巍，大家称他“老店”，弹跳中投都非常出色，另一位山西同学的快攻和中投也都可以。因此，我们班在大一磨合了一年后，一直统治化工系篮球赛到我们大五毕业。

大五时，最后一战，我前一天崴了脚，非常严重，勉强可以走路，现在看肯定是有脚部的韧带断裂了。当时不当回事，10分钟喷一次“好的快”喷剂，去打决赛，但是没法跑、没法跳。对阵的三字班联队实力也很强，最后20秒，我

们落后2分，于是有了我篮球生涯正式比赛中唯二的三分绝杀的第一次。

对方知道我可能会依靠身高强打内线，造个犯规，有机会罚篮，看我脚下不利索，就从三分线开始防我。我当时的球路，是喜欢篮下强攻，不投三分的。没办法时，勉强三分出手，绝杀了比赛，保持了我们的四年冠军的纪录。

我们大五时，东操的草根篮球成了一些气候，也因为NBA的影响，国内篮球比赛火热起来，学校组织了第一届民间篮球赛，自由组队进行比赛。于是经常在东操的好友们开始东奔西走，拉帮结派。我加入了以精仪系的主要队员为班底的球队，其中有宁爽、陈雷、闫峰、刘旭四位校篮球队队员，有张立（跳远）、郑易（短跑）、张晓（铅球）、李伟（跳高、手球）等其他校队队员，加上我和几位篮球爱好者。球队取名Vigor，意为“充满活力的”。

由于球队实力确实强大，并且有跑得快的（短跑和跳远），有壮的（宁爽和张晓都在230斤上下），有个子高的（刘旭1米97，宁爽1米92，最矮的丁象也应该



Vigor 球队全家福。后排左1为胡金岷

## □ 值年园地

有1米78），再加上技术在当时都属于上乘，因此，最后以全胜战绩取得了冠军。当时我问他们为什么拉我入队，因为我在队里并不是很突出。他们除表扬了一下我中投挺准、打得还行外，还说了个扎心的理由是我跑得慢，可以帮球队压压节奏。话说，我当年在系里练400米，马杯可以拿名次，在这队里是跑得慢的。总之，确实是一帮经常在东操打球的高手组成了一个明星队，有些胜之不武。但是，也结下了多年的友谊。

2022年初，五个已经头发花白的、曾经在东操霸场子的球友聚到一起打球，想到应该把兄弟们再聚到一起出出汗、锻炼身体。于是，又拉起了队伍，这次我们不需要用球艺霸场子了，我们花钱预约场地就可以霸两个小时。很快就形成了几十人的队伍，而且拉来了当初西体的球星们。大家都怀念西体的场地，虽说现在看来，地板老化、灯光暗、没有空调、无法投底线三分，但是我们打的不仅是篮球，更是30年前心里的那一小簇火。

聚了几次，大家说，看来能维持下



2024年校庆，“五秩”篮球队与清华老教授队友谊赛合影。白队4号是从小裴升级为老裴的裴兆宏老师，站立者左3为胡金岷

去，那就正式弄个队服、起个名字吧。我这个不靠谱的人当时就说：“叫250队，多好，5个50岁的场上打球，刚好250。”现在看，还好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于是有了队名“五秩”。

我们球队在大家五十岁时成立，希望持续更多个十年。我们还吸收了其他热爱篮球的师兄师姐师妹们，五秩不是个年龄，是个向往，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50岁的人还在追逐篮球，还想再打50年篮球的愿望！

而当年那些带我这个毛头小子一起打球的老师们，他们早已组织起了老教授篮球队，每周在室内打两场球，再也不用戴棉线手套了。当年的老罗、老钟已经离我们而去，小裴变成了老裴但是还能投进三分。我已经被叫作了老胡，每周还可以和小胡、小赵在场上跑一跑，打完了也会不时唠叨一下小胡快攻跑位、小赵传球时机。

我家小区里有一个小理发店，租用一间小屋服务小区居民。小陈给我理了40多年头发，如今依旧被叫作小陈。有一次我去理发时，小陈的老公转头说，前几天你大儿子来理发，抱着个篮球，说理完去打篮球，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当年，你也是这样抱着篮球来理发的，一模一样的。

我的心一下就回到了中学时，着急理发，忙着去球场的心情。那团火一直在，从老教授们传到我这里，又继续传了下去。